



汉语诗律学 (下)

王力著

中华书局



王力全集 第十七卷

汉语诗律学 (下)

王 力 著

中华书局

第三章 词

第一节 词的概说

1.1 古人称词为诗余,因此又有人称曲为词余,其实词、曲都是广义的诗的一种。如果先叙述了词、曲再叙述白话诗,咱们就觉得白话诗来得并不突兀。

1.2 词的来源,可以从两方面来说:若从“被诸管弦”一方面说,词是渊源于乐府的;若从格律一方面说,词是渊源于近体诗的。最初的时候,所谓词(亦称为曲),除了配乐之外,它的体制是和诗完全相同的。反过来说,一首绝句或一首律诗,如果配上了音乐,即刻可以变为词,例如下面所引李白的《清平调》,在文字的格律上完全是一首近体七绝,然而被认为词(见万树《词律》):

云想衣裳花想容,
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又如刘禹锡的《乞那曲》,俨然是一首近体五绝;然而也被认为词(见《尊前集》):

踏曲兴无穷,
调同辞不同。
愿郎千万寿,长作主人翁。

1.3 由此看来,单从这种地方上说,诗和词是没有明显的界限的。本来,一种体裁的转变,只能是一种渐变,不能是一种突变,因此,诗和词自然不能划若鸿沟。不过,初型的词虽然除了配乐一

点之外就和近体诗没有分别,及其全盛的时代,却是和近体诗大不相同了的。标准的词,必须具备了下列三个特点:

(一)全篇固定的字数;

(二)长短句;

(三)律化的平仄。

近体律绝具备了词的(一)(三)两点,却缺乏第二点;杂言古风具备了词的第二点,却缺乏(一)(三)两点;古乐府有些是具备了词的(一)(二)两点的,却缺乏第三点。依照这个标准,词非但和“诗”有了分别,而且和古乐府也有了分别。它的定义该是:一种律化的、长短句的、固定字数的诗。

1.4 词的定义既明,现在我们可以谈它的产生时代了。徐矩《事物原始》云:“词始于李太白;《菩萨蛮》等作乃后世倚声填词之祖。”今按:相传李白有《桂殿秋》《清平调》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《清平乐》《连理枝》诸词。其中《菩萨蛮》和《忆秦娥》两词,被认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(见郑樵《通志》)。

菩萨蛮

游人尽道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空断肠。
绣屏金屈曲,醉入花丛宿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

其二

平林漠漠烟如织,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,有人楼上愁。
玉阶空伫立,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?长亭连短亭。

“归”一作“回”,“连”一作“接”。

其三

举头忽见衡阳雁,千声万字情何限!叵耐薄情夫,一行书也无。
泣归香阁恨,和泪淹红粉。待雁却回时,也无书寄伊。

忆秦娥

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。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
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。西风残照，汉
家陵阙。

1.5 《菩萨蛮》和《忆秦娥》自然是标准的词，但许多人疑心不是李白所作（例如《词苑丛谈》）。《桂殿秋》《清平乐》和《连理枝》也都非常可疑。余下只有《清平调》。如上文所论，《清平调》并没有词的特点，只可认为配乐的近体诗（新乐府）而已。

1.6 在李白之前及与李白同时者，有李景伯、沈佺期、裴谈的《回波乐》，崔液的《踏歌词》，张说的《舞马词》，玄宗的《好时光》，杨贵妃的《阿那曲》，贺知章的《柳枝》等。然而《回波乐》和《舞马词》都是六言诗，《踏歌词》是五言三韵小律的变相，《阿那曲》是七言仄韵绝句，《柳枝》是近体七绝，都不是标准的词。现在各举一例如下：

回波乐

沈佺期

回波尔时佺期，
流向岭外生归。
身名已蒙齿录，袍笏未复牙绯。

舞马词

张 说

万玉朝宗凤宸，
千金率领龙媒。
眄鼓凝骄躩蹀，听歌弄影徘徊。

踏歌词

崔 液

彩女迎金屋，仙姬出画堂。
鸳鸯裁锦袖，翡翠贴花黄。
歌响舞分行，
艳色动流光。

第五句入韵，与五言三韵小律稍异。

阿那曲

杨贵妃

罗袖动香香不已。
红蕖袅袅秋烟里。
轻云岭上乍摇风，嫩柳池塘初拂水。

此词疑是伪托。

柳 枝

贺知章

碧玉妆成一树高，
万条垂下绿丝绦。
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

余下来的只有唐明皇的《好时光》。假使这词真是唐明皇做的，那就算他是词的创始者了：

好时光

唐玄宗

宝髻偏宜官样；莲脸嫩，体红香。
眉黛不须张敞画，天教入鬓长。
莫倚倾国貌；嫁取个，有情郎。
彼此当年少，莫负好时光。

然而这词的韵脚相隔太远，非但不能产生于盛唐，甚至不能产生于五代（参看本章第五节）。看它所用的语言，大约是南宋以后的伪作。大抵一种新体裁的兴起，必由于社会的一种风气，决不会突如其来，也不会戛然而止。假使唐玄宗时代就有了《好时光》一样的词，早就该产生了元曲那样的曲了。

1.7 此外，像韦应物和王建的《三台》是近体六言绝句，顾况的《竹枝》，元结的《欸乃曲》（疑即《阿那曲》），刘禹锡、白居易的《杨柳枝》《竹枝》和《浪淘沙》，都是近体的七绝，刘禹锡的《抛球乐》是五言三韵小律，都只算是新乐府，不是正式的词。现在各举一例于下：

三 台

韦应物

一年一年老去，来日后日花开。
未报长安平定，万国岂得衔杯？

宫中三台

王 建

鱼藻池边射鸭，芙蓉帐里看花。
日色赭袍何似？不着红鸾扇遮。

竹 枝

顾 况

帝子苍梧不复归，
洞庭叶下荆云飞。
巴人夜唱《竹枝》后，肠断晓猿声渐稀。

欸乃曲

元 结

偶存名迹在人间，
顺俗与时未安闲。
来谒大官兼问政，扁舟却入九疑山。

杨柳枝

刘禹锡

金谷园中鸂乱飞，
铜驼陌上好风吹。
城中桃李须臾尽，争似垂杨无限时。

竹 枝

刘禹锡

白帝城头春草生，
白盐山下蜀江清。
南人上来歌一曲，北人莫上动乡情。

浪淘沙

刘禹锡

九曲黄河万里沙，
浪淘风簸自天涯。
如今直上银河去，同到牵牛织女家。

杨柳枝

白居易

陶令门前四五树，亚夫营里百千条。

何似东都正二月，黄金枝映洛阳桥。

竹 枝

白居易

瞿塘峡口水烟低，
白帝城头月向西。
唱到《竹枝》声咽处，寒猿暗鸟一时啼。

浪淘沙

白居易

一泊沙来一泊去，一重浪灭一重生。
相搅相淘无歇日，会教山海一时平。

抛球乐

刘禹锡

五色绣团圆，
登君玳瑁筵。
最宜红烛下，偏称落花前。
上客如先起，应须赠一船。

1.8 有一点值得注意：形式相同的调子，词牌不一定相同。譬如同是七绝，而分别称为《清平调》《欸乃曲》《杨柳枝》《竹枝》《浪淘沙》等。有许多词牌本是诗题，譬如上文所述，《踏歌词》咏的是舞，《舞马词》咏的是舞马，《欸乃曲》咏的是泛舟，《杨柳枝》咏的是柳，《浪淘沙》咏的是浪淘沙，《抛球乐》咏的是绣球（《谪仙怨》《渔父》《忆江南》《潇湘神》等等，莫不如此，见下文）。直到后代，才渐渐地离开“本意”了。

有些词本是十足的一首律诗，例如刘长卿的《谪仙怨》：

晴川落日初低。惆怅孤舟解携。鸟向平芜远近，人随流水东西。白云千里万里，明月前溪后溪。独恨长沙谪去，江潭春草萋萋。

这只是一首六言律诗，非但粘对合律，颌联和颈联的对仗也是合律的。不过，因为中间空一格，写成双叠，就俨然是一首词了。窦弘余和康骞的《广谪仙怨》也是同样的情形。又如皇甫松的

《怨回纥》：

白首南朝女，愁听异域歌。收兵颍利国，饮马胡卢河。毳布腥膻久，穹庐岁月多。雕窠城上宿，吹笛泪滂沱。

这简直是一首五律。

1.9 像《纥那曲》《清平调》《怨回纥》《谪仙怨》一类似诗非诗的词，读起来是诗，唱起来是词。这是诗和词的转捩点。由此增减一两个字，就是真正词的开始，例如：

(一)由句句入韵的七言诗变来：

渔父

张志和

西塞山边白鹭飞。
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青箬笠，绿蓑衣。
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(二)由普通七绝变来：

潇湘神

刘禹锡

湘水流，湘水流。
九疑云物至今秋。
若问二妃何处所，零陵芳草露中愁。

但是，也有不是由近体绝句变来，而是由古乐府变来的，例如：

调笑

韦应物

胡马，胡马，
远放燕支山下。
跑沙跑雪独嘶，
东望西望路迷。
迷路，迷路，
边草无穷日暮。

1.10 由此看来，长短句的词确已胚胎于盛唐（如张志和、张九

龄的《渔父》，韦应物的《调笑》），至中唐而渐盛，王建有《宫中调笑》，韩翃有《章台柳》，戴叔伦有《转应曲》（即《调笑》），刘禹锡有《忆江南》《潇湘神》，白居易有《花非花》《忆江南》《宴桃源》《长相思》，等等。大约自中唐以后，诗人才意识到近体诗之外，还有另一种诗体。不过，当时还没有叫做词，大约它只被认为曲或乐之类罢了。

1. 11 温庭筠是第一个词的大量制造者。相传他有《握兰》《金荃》等集，赵崇祚《花间集》收他的词就有六十六首。词该是经他提倡而更盛的。他所用过词式，依现在所可知者，共有十九种如下：

1. 《南歌子》 2. 《荷叶杯》 3. 《梦江南》（即《忆江南》）
4. 《杨柳枝》 5. 《蕃女怨》 6. 《遐方怨》
7. 《诉衷情》 8. 《定西番》 9. 《思帝乡》
10. 《玉胡蝶》 11. 《酒泉子》 12. 《女冠子》
13. 《归国遥》 14. 《菩萨蛮》 15. 《清平乐》
16. 《更漏子》 17. 《河渚神》 18. 《河传》
19. 《木兰花》。

到了温庭筠的时代，词和诗才明显地分了家了。

1. 12 但是，词和诗分了家之后，还不免有多少鞮鞢。某一些诗的形式或类似诗的形式仍然被用为词式。即以温庭筠的《木兰花》为例，俨然是一首仄韵七律：

家临长信往来道，乳燕双双拂烟草。油壁车轻金犊肥，流苏帐晓春鸡早。笼中娇鸟暖犹睡，帘外落花闲不扫。衰桃一树近前池，似惜红颜镜中老。

非但粘对和对仗合律，而且出句末字平仄间用，也是合于仄韵律诗的老规矩的（参看第一章第四节）。又如韩偓的《生查子》：

侍女动妆奁，故故惊人睡。那知本未眠，背面偷垂泪。懒卸

凤凰钗，羞入鸳鸯被。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。

这是古风式的律诗。至于像侯真的《瑞鹧鸪》：

遥天拍水共空明。
 玉镜开奁特地晴。
 极目秋容无限好，举头醉眼暂须醒。
 白眉公子催行急，碧落仙人著句清。
 后夜萧萧芦苇岸，一樽独酌见离情。

这简直是一首纯粹的七律。由此可见词和诗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。

1.13 上文所说的由诗增减一二字而变为词，至南唐以后而此风未息，例如：

(一)由七绝一首减去一字：

捣练子

南唐后主

深院静，小庭空，
 断续寒砧断续风。
 无奈夜长人不寐，数声和月到帘栊。

(二)由七绝两首减去一字：

鹧鸪天

秦 观

枕上流莺和泪闻，
 新啼痕间旧啼痕。
 一春鱼鸟无消息，千里关山劳梦魂。
 无一语，对芳樽。
 安排肠断到黄昏。
 甫能炙得灯儿了，雨打梨花深闭门。

这可就其十分显著者来说；至于增减三五字或增减一两句的，例子太多，不能一一列举了。

第二节 词的字数

2.1 词可分为两个时代:唐五代为第一期;宋以后为第二期。除了意境不在本书范围之内,二者之间的区别是:前者都是短调,后者却兼有长调;前者韵与韵间的距离小,后者则兼有长的距离。关于韵的问题,我们留在下节里讨论,现在先谈长短的问题。

2.2 万树在他的《词律·发凡》里说:

自《草堂》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,后人因之,但亦约略云尔。《词综》所云“以臆见分之,后遂相沿,殊属牵率”者也。钱唐毛氏云:“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,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,九十一以外为长调,古人定例也。”愚谓此亦就《草堂》所分而拘执之,所谓“定例”,有何所据?若以少一字为短,多一字为长,必无是理。如《七娘子》有五十八字者,有六十字者,将名之曰小令乎?抑中调乎?如《雪狮儿》有八十九字者,有九十二字者,将名之曰中调乎?抑长调乎?故本谱但叙字数,不分小令中长之名。

少一字为短,多一字为长,固然是太拘泥了,但是,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,却是颇有道理,并非“以臆见分之”。上节说过,最初的词大约是由近体律绝增减而成。七言律诗一首或绝句两首共五十六字,依词例分为两叠,若每叠增一个字,恰是五十八字,例如:

踏莎行

寇准

春色将阑,莺声渐老,红英落尽青梅小。画堂人静雨濛濛,
屏香半掩余香袅。密约沉沉,离情杳杳,菱花尘满慵将照。
倚楼无语欲销魂,长空黯淡连芳草。

这是仄韵七绝两首合成的;只把每首的首句添一字,破为两句,就成为一首词了。

2.3 若每叠增两个字,却是六十字,例如:

鹊踏枝

冯延巳

谁道闲情抛掷久？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旧日花前常病酒，敢辞镜里朱颜瘦！
 河畔青芜堤上柳。为问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独立小楼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。

这也是两首仄韵七绝合成的，只把每首的第二句添两字，破为两句，又在第三句也押韵（前期词以韵密为常）罢了。

2.4 此外，还有在首叠增两字，次叠增四字的，例如：

定风波

欧阳炯

暖日闲窗映碧纱，小池春水浸晴霞。数树海棠红欲尽，争忍？玉闺深掩过年华！
 独凭绣床方寸乱，肠断！泪珠穿破脸边花。邻舍女郎相借问，音信，教人羞道未还家！

这是两首平韵七绝合成，因为参照七律的规矩，所以第五句不入韵。“争忍、肠断、音信”六个字是添进去的，删了它们，意思仍旧连贯得起来。添上它们，无非使韵脚错综变化，不致韵疏而已。

2.5 依我们的意见，凡是和律绝的字数相差不远的词，都可以称为小令。我们以为词只须分为两类：第一类是六十二字以内的小令，唐五代词大致以这范围为限（极少的例外如杜牧的《八六子》是可疑的）；第二类是六十三字以外的慢词（见下文），包括《草堂诗余》所谓中调和长调，它们大致是宋代以后的产品。

2.6 依照《词律》所述，最短的词是《竹枝词》，共十四字：

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橘子竹枝眼应穿女儿。（皇甫松）

这是一种民歌的形式，“竹枝、女儿”乃是和声。若连和声算起来，应该不止十四个字。又有《十六字令》（又名《苍梧谣》）：

天！休使圆蟾照客眠。人何在？桂影自婵娟。（蔡伸）

这也是民歌的形式。真正的词最短的是十八字的《闲中好》：

闲中好，尘务不萦心。坐对当窗木，看移三面阴。（段成式）

最长的是二百四十字的《莺啼序》：

残寒正欺病酒，掩沉香绣户。燕来晚，飞入西城，似说春事迟暮。画船载，清明过却，晴烟冉冉吴宫树。念羁情，游荡随风，化为轻絮。十载西湖，傍柳系马，趁娇尘软雾。溯红渐招入仙溪，锦儿偷寄幽素。倚银屏，春宽梦窄；断红湿，歌纨金缕。暝堤空，轻把斜阳，总还鸥鹭。幽兰旋老，杜若还生，水乡尚寄旅。别后访六桥无信，事往花萎，瘞玉埋香，几番风雨！长波妒盼，遥山羞黛；渔灯分影春江宿，记当时，短楫桃根渡。青楼仿佛，临分败壁题诗，泪墨惨淡尘土。危亭望极，草色天涯，叹鬓侵半苧。暗检点离痕欢唾，尚染纹绡；弹冰迷归，破鸾慵舞。殷勤待写，书中长恨；蓝霞辽海沉过雁，谩相思，弹入哀筝柱。伤心千里江南，怨曲重招，断魂在否？（吴文英）

2.7 最短的词是不分段的，例如上节所举的《渔父》（即《渔歌子》）、《潇湘神》和《调笑》（即《调笑令》），和本节所举的《闲中好》；较长的词则分为两段，叫做双叠，即前后两阙。不分段的词叫做单调，分两段的词叫做双调。但所谓长短也并没有绝对的标准。分两段的词可以短到三十四字，例如：

归国谣

欧阳修

何处笛？深夜梦回情脉脉。竹风帘雨寒窗隔。离人几岁无消息。今头白！不眠特此重相忆。

不分段的词也可以长到四十四字，例如：

伊川令

范仲胤妻

西风昨夜穿帘幕，闺院添萧索，最是梧桐零落。迢迢秋光过却，人情音信难托。教奴独自守空房，泪珠与灯花共落。

2.8 前后两阙如果句数相等，字数又相等，完全成为平行状态者，这可认为正式的双调。这种双调，最短的是三十六字的《长相思》，例如：

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，月明人倚楼。（白居易）

此外例如：

虞美人

南唐后主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阑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天仙子

沈会宗

景物因人成胜概，满目更无尘可碍。等闲帘幕小阑干，衣未解，心先快。明月清风如有待。谁信门前车马隘，别是人间闲世界。座中无物不清凉，山一带，水一派。流水白云长自在。

2.9 词以双调为最普通，单调次之，三叠四叠则甚为罕见。四叠只有《莺啼序》一谱（《梁州令叠韵》写成四叠可疑），已见上文。三叠的词有《夜半乐》《宝鼎现》《戚氏》等，现在试举其一为例：

夜半乐

柳永

冻云黯淡天气，扁舟一叶，乘兴离江渚。渡万壑千岩，越溪深处。怒涛渐息，樵风乍起，更闻商旅相呼，片帆高举。泛画鹢，翩翩过南浦。望中酒旆闪闪，一簇烟村，数行霜树。残日下，渔人鸣榔归去。败荷零落，衰杨掩映，岸边两两三三，浣纱游女。避行客，含羞笑相语。到此因念：绣阁轻抛，浪萍难驻。叹后约，丁宁竟何据？惨离怀，空恨岁晚归期阻。凝泪眼，杳杳神京路。断鸿声远长天暮！

大约是因为字多了才分为三叠四叠，并没有其他的意义。

* * *

2.10 词有令、引、近、慢等名称，大约颇有字数的关系。现在试把这些术语分别诠释于后：

(一)令。“令”是词牌的通称。因此,许多词牌都可以随便加上一个“令”字,例如:

《三台》	又名《三台令》
《调笑》	又名《调笑令》
《浪淘沙》	又名《浪淘沙令》
《上林春》	又名《上林春令》
《喜迁莺》	又名《喜迁莺令》
《雨中花》	又名《雨中花令》
《鹊桥仙》	又名《鹊桥仙令》
《洞仙歌》	又名《洞仙歌令》

又有许多词牌是有一个带着“令”字的别名的,例如:

《南歌子》	又名《风蝶令》
《醉太平》	又名《四字令》
《春光好》	又名《愁倚阑令》
《清商怨》	又名《关河令》
《四和番》	又名《四犯令》
《苏幕遮》	又名《鬓云松令》
《念奴娇》	又名《百字令》

(二)引。杜文澜于《词律》卷十所载《千秋岁引》后加按语云:“凡题有‘引’字者乃引申之义,字数必多于前。”这是说《千秋岁引》是由《千秋岁》增字而成的。现在试举出《千秋岁》和《千秋岁引》比较着看:

千秋岁

叶梦得

雨声萧瑟,初到梧桐响。人不寐,秋声爽。低檐灯暗淡,画幕风来往。谁共赏?依稀记得船篷上。拍岸浮轻浪,水阔菰蒲长。向别浦,收横网。绿蓑冲暝色,艇子摇双桨。君莫忘:此情犹是当时唱。

千秋岁引

王安石

别馆寒砧,孤城画角。一派秋声入寥廓。东归燕从海上去,

南来雁向沙头落。楚台风，庾楼月，宛如昨。 无奈被些名利缚；无奈被他情担阁。可惜风流总闲却。当初谩留华表语，而今误我秦楼约。梦阑时，酒醒后，思量著。

依杜文澜的意见，后谱八十二字，比前谱多十字，就是将前谱略为增减而成的。前阙第二句减一字，第三句系将前谱两句合成一句，添一字，后阙第一、二句各添二字，第三句也将前谱两句合成一句，添一字。又前后两阙都将第四、五句各添二字，末了，又把前谱的两句破为三句。这样，后谱可说是由前谱“引申”出来的了。只有一点，就是后谱比前谱少了一韵，所以万树说“与前词迥别”。我们没法子证明杜文澜的话一定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料以为佐证。除了《千秋岁引》之外，词之称为“引”者有下列诸种：

《翠华引》 《法驾导引》 《江城梅花引》(即《明月引》)
 《华清引》 《琴调相思引》 《太常引》
 《青门引》 《东坡引》 《梅花引》
 《婆罗门引》 《阳关引》 《望云涯引》
 《梦玉人引》 《迷仙引》 《黄鹤引》
 《蕙兰芳引》 《清波引》 《华胥引》
 《云仙引》 《迷神引》 《遥天奉翠华引》
 《石州引》

这些都没有和它们相配的词以资比较，例如《翠华引》之前并没有《翠华》或《翠华令》。这样，我们就很难断定“引”是从普通的词“引申”出来的。况且《翠华引》就是《三台令》，更令人疑心“引”就是“令”的别名。《初学记》云“古琴曲有九引”，可见“引”即是“曲”。唐代词称为“曲”，因此，“引”也就是词。至于宋代以后，是否有人误以为“引”即原调的“引申”（包括王安石），那又是另一问题了。又曹组有《婆罗门引》，七十六字，柳永有《婆罗门令》，八十六字，虽然两调全不相涉，亦可见“引”不一定比“令”长。